

窗外飞过几只叽叽喳喳叫唤的麻雀，偶尔看见一只小麻雀飞进了我家北窗右边的空调出水管。那根管子直径大约 5 厘米，难怪有时我听到墙上有麻雀叫，推开窗子细察却看不见其踪影，原来它躲进了“地道”里。

窗户与空调出水管间隔 1 米不到，我和鸟的关系也形成了“一碗汤”距离。家里刚网购了有名的沁县小米 2 袋，倒出一点散在窗台上给麻雀吃。不是引诱，是爱鸟温度。发小来访见此情景不明就里，问道你在捉麻雀？我笑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麻雀是益鸟要保护。小时候咱俩在晒台上摇旗呐喊捉过麻雀，那种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啦。老实说，过去麻雀见到人当然害怕，两条细腿在地上一蹦一跳，我离它还有 3 米远便“唰”地飞走了。望着飞了的麻雀，我说还记住祖辈的“世仇”？翻篇了，回来吧。麻雀怎么会信，在蓝天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后来麻雀被列为受保护的益鸟，它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，我走近它身边仅有半米距离也不飞了，照样在地上跳来跳去。曾经我在苏州

麻雀“邻居”

王妙瑞

河畔上班，单位出门就是河滨绿化道，一天中午我在河边绿地休息，一只小麻雀好像出生个把月大小，竟然停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大约有 1 分钟的时间。我坐着不敢动，闭目养神，任凭麻雀随心所欲，你想停就停，你想飞就飞。能让小麻雀信任，知道人不会伤害它，这种“鸟心理”可是我期盼的人鸟和谐情啊。

一天在家听到窗外麻雀叫，我又希望它飞到我的肩膀上停留，那怕几秒钟也好。雀不来，我就等。何况墙上“地道”里的麻雀已是我的“近邻”，虽说来的次数不多，但应该熟悉了。每天早晨我拉开窗帘、打开窗户通风，有时天气好，撮点小米撒窗台，清香早餐等雀来。过去这叫诱捕，现在这叫关爱。那天我在客厅擦沙发，突然听见小房间有麻雀声，悄悄走近一看，啊，麻雀终于来做客了。它停在窗台边沿进食。不敢惊动它，让它知道这里很安全，而

且还有美食呢，明白此地就是它的爱心驿站。一周后见时机成熟，我坐在窗户一侧的电脑旁，静候麻雀的到来。早晨北窗虽无阳光，但天上很蓝。空中响起了雀鸣，一只小麻雀飞过来了，就是前几天的那只，我记住了它的羽毛特征。肚子饿了就吃吧，吃完了跳到我房间来。眼下我把麻雀错当了自己曾经养过的小狗了，它当然不会有狗狗的智商高，但鹦鹉学人话像模像样智商也不低。麻雀再笨，放心和害怕总是懂的。朋友老李对我说，那天有一只金丝雀飞进了他家窗口，原来是邻居养的宠物鸟来串门了。爱鸟者多了，鸟儿的生存环境确实变好了。我期待小麻雀跳到我电脑桌上来，它进屋了，小脚丫踩到了键盘，竟然蹦出了一行字“欢迎、欢迎！”哈哈，那是我事先写下的迎宾语，刚才电脑息屏了，被麻雀一踩屏幕又亮了起来，麻雀一惊飞出窗外。没关系，那是它不懂电脑，我乐见它的探路之行，要说遇到“陷阱”也是预设的友好。

第二天麻雀又飞进我的家。最后跳到了我的肩膀上，好大的胆子，下回兴许要跳到我的头上来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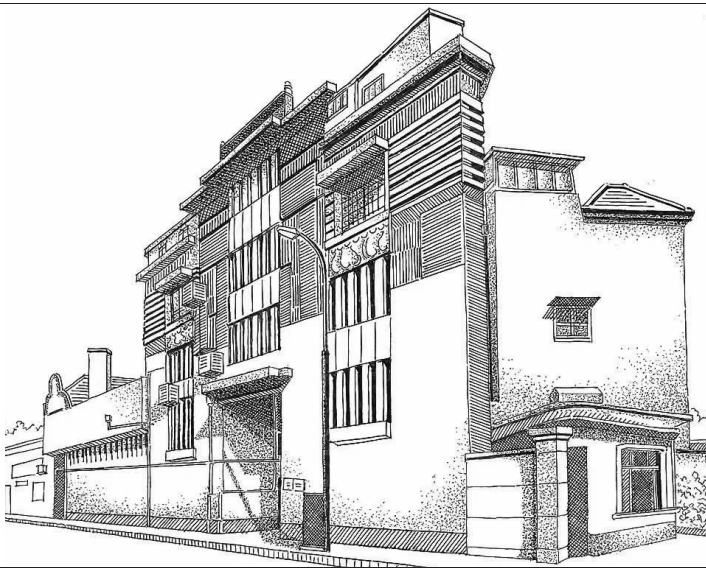
黄兴旧居

林春

桐影婆娑透微光，戎马驰骋勇征战，
犹闻起义潮激荡。孤舟饱载返疆场。
血色残阳夺关隘，蔚郁岳麓公长眠，
绝地逢生渡武昌。神州春景溢芬芳。

位于武康路 393 号的黄兴旧居建于 1912 年，是英式古典主义花园住宅，占地面积 740 平方米。1916 年 7 月，黄兴返沪并寓居此地。

黄兴(1874—1916)湖南善化(今长沙)人。1905 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中国同盟会。武昌起义后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。1913 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，失败后流亡日本。1916 年回国，10 月 31 日在上海病逝。



他从城市回到农村。

如往常一样，车停下来，他打开院门。推了一下，没推开。又推了一下，还是没推开。他想起来钥匙可能还在车上，又去打开了车门。一番翻找，他没有找到，钥匙是放哪儿了呢？他把车几乎翻了个遍，前排、后排、后备箱……在他又着手大喘着气感觉无望的时候，眼睛突然扫到了前排座椅下似乎有亮晃晃的光芒，这是忽然降至的阳光反射而来的光。阴沉半天的天空，不知为何出了太阳，这很不可思议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当他用车上长长的刀片挑出座椅下亮晃晃的物什时，居然真的就是钥匙。这已经不是不可思议，更像是奇迹了！

他拿着这把已生出铁锈的钥匙去捅大门的挂锁。他把钥匙头往锁芯里塞，往上、往下，怎么也塞不进去，他甚至都想着往左往右了，但他知道那更不可能了。难道就不打开了吗？肯定不是。他手上使上了

挂在门上的钥匙

崔立

劲，他像是杠上了一样，将钥匙头朝上继续往里面塞。他就不信真打不开了。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这不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，或是奇迹，他并没有把挂锁打开。而是他硬生生，或者更应该说是锁的使用时间过长了，那个挂锁上的铁环，竟自行断裂了。

他把断裂开的挂锁轻轻放在地上。他没有细究锁为什么会裂开，这很正常，任何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侵蚀，不是吗？

他把院门打开。他打开车门，又坐进去。车子缓缓地开进院子里，水泥地有点脏。他立马生出诧异。爸妈属于那种特别喜欢干净的人。每天一大早，爸妈起床后，手上拿着扫帚，会清扫屋子里，也会清扫院子里的水泥地。特别是在这屋外的水泥地上，“唰唰唰”的声音，随着风声，虫鸣声，鸟叫声，农村大自然随时可能出现的声音，融合在一起，像这农村别样的烟火气。

他把车停在水泥地的一角。阳光已经没有了，阴沉沉的天随时要下雨的样子。他从车上下来，想再去打开房门。他才想起，没有钥匙了，刚刚就找到了一把钥匙。同样的不可思议或是奇迹不可能再次出现。他就此打消了再去车上找寻

钥匙的打算。也许是丢了，也许本来就没有拿呢。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，他回家时，爸妈一准都在，院子的门开着，屋子的门开着，等着他。

他试着去推屋门。也许就没锁呢？门并没有打开。他忽然看到了一把钥匙。那把挂在门上的钥匙，他一开始还没注意到，但他的眼睛只要再多看一眼，就很清晰地看到了。

他突然想起爸妈说过他的话，你就是这么粗心毛糙，你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呀，要是我们哪天都出去了，你回来没有钥匙该怎么办？他就呵呵呵呵地笑，说，不会的不会的，我会提前给你们打电话的……

他拿起挂在门上的钥匙，刚准备开门。手机来电的震动声响起。

她说，你去哪儿了，怎么家里找你半天不见你人影……

他说，我去看爸妈了，我，我想他们了。

她默然了好一会，说，早点回来，帮我向爸妈带个好。

电话挂了，门也开了。

他站在屋子里，墙上有爸，也有妈的照片。有一道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照在他抖动的身上，还有呜呜呜的压抑声。

明明不是快要下雨了吗？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光！

老伴

吉卫平

人，这一生会与无数的人擦肩而过，唯有那么一个人，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庶，无论是卧床不起还是身体无恙，都与你同甘共患难，不离不弃，那个人就是老伴。

何谓老伴？是陪伴你踏过青春年华，走过蹉跎岁月，迈过花甲之年，相互搀扶着举步维艰行走在古稀之年的路上。老伴，是夫妻之间一生的陪伴，是最长情的告白，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。从相遇相知到相爱，直至不离不弃。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从不缺席。

老伴是一个与你没有一丝血缘关系而胜过血缘关系的人，用真诚和对你的钟爱，将爱情变为亲情的人，是所有亲情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，最疼你爱你，最懂你的喜好，知你的生活方式，看着你从青涩到成熟，再到衰老，尽管吵过闹过，到头来还是悉心照顾你的那个人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中的“伴”，意义非凡。

长短

马蒋荣

每天清晨，我都要沿着三江路骑电动自行车驶过龙漕路口，到漕东支路上的街道社区食堂买早点。由于东西向的龙漕路是主干道，路政部门设置绿灯开启的时间要比南北向的绿灯开启时间长一倍多，故而我每次路过，几乎都会“吃”红灯。

不久前，在我又一次被刚亮起的红灯截停在停车线前等待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我马上掏出手机用左手拇指按开指纹密码锁，刷屏找信息。谁知才看了一眼，身后就想起了连续的喇叭声，两旁的电动自行车也都开行了，原来前方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已转换成绿灯了。于是我赶快收拾好手机，随着车流前行了。

我有点郁闷，刚才红灯亮的时间怎么会这么短啊？难道……

回来的路上，我又遇上了红灯，照旧老老实实地等，却发现转换的时间并没有丝毫改变，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2 分 10 秒长。

其实，时间永远是个不会长也不会短的绝对值，感觉等候时间长短完全是与自己的注意力有关。就像年轻时和女友约会，她仅仅晚到三分钟，我却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等了好长好长时间了。不信，骑车的朋友不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在等红灯转换绿灯的几分钟时间里或看看手机，或关注一下远处的风景，或轻轻哼几句流行歌曲，等候的时间就会不觉得长，更不会有烦恼。

推而广之，现在我们的生活安定开心幸福了，只是感叹人生苦短。不知不觉间，一晃一天过去了，一晃 21 世纪已经过去 20 多年了，一晃自己竟已是古稀老人了。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钱茂生